



暴君还是明主 黑白隋炀帝

戴文杰——著

谥号一明一炀、庙号一有一无，
杨广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集合体。



从《隋书》的初级黑到《资治通鉴》的高级黑再到后期文学作品的超级黑，但抹黑之路并非毫无止境。如今，人们力图纠正传统正史、小说、传闻等施加给杨广的污蔑和不实之词，将其还原为一个血肉丰满、性格复杂的历史形象。

中国铁道出版社





暴君还是明主
黑白隋炀帝

戴文杰
——
著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暴君还是明主：黑白隋炀帝 / 戴文杰著. — 北京：中国铁道出版社，2018.1

ISBN 978-7-113-23528-4

I. ①暴… II. ①戴… III. ①隋炀帝 (569-618) — 传记
IV. ①K827=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00551 号

书 名：暴君还是明主：黑白隋炀帝

作 者：戴文杰 著

责任编辑：田军 曾山月

电 话：(010) 51873038

装帧设计：李四月

电子信箱：liujw0827@163.com

责任印制：赵星辰

出版发行：中国铁道出版社 (100054, 北京市西城区右安门西街 8 号)

印 刷：三河市兴达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：2018 年 1 月第 1 版 2018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：710mm×1000mm 1/16 印张：13 字数：208 千

书 号：ISBN 978-7-113-23528-4

定 价：42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凡购买铁道版图书，如有印刷质量问题，请与本社读者服务部联系调换。电话：(010) 51873174 (发行部)

打击盗版举报电话：市电 (010) 51873659，路电 (021) 73659，传真 (010) 63549480



不知历史者，无以图未来



杨广像（唐·阎立本 绘）



代序

杨广：是千古一帝还是无道之君

历史，并不是一些偶然的事实，迷途骑士漫游事迹之聚集：他们各自为战，做无目的的挣扎，在他们的一切努力里，看不出任何效果。历史的发展是合乎理性的，各事件之间有着本质的联系。

——黑格尔

在中国，杨广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，也是最知名的帝王之一。他一生活了五十岁，最后十四年身份是隋朝皇帝，年号“大业”。对于他一生的事迹，如平定江南、诡计夺权、营建东都、开凿运河、修筑长城、创立科举、修订律法、搜编书籍、降服突厥、开发西域、三征高句丽等，如今已是妇孺皆知，耳熟能详。

大业十四年（618年）三月，杨广在江都宫变中被叛军所杀。几乎从那一刻起，围绕他的各种争论就如火如荼地展开了。当年五月，

隋朝洛阳留守政府给他上谥号“明帝”、庙号“世祖”，两者都是非常积极、正面的评价。而同年九月，刚建立的唐政府只追谥他为“炀帝”，这又是完全消极、负面的评价。谥号一明一炀、庙号一有一无，代表着当时官方对杨广一生截然相反两种态度。

那么，以上两种截然相反的评价，哪一种较为合理呢？

其实，上述两种态度都是对杨广比较客观、合理的评价，因为“明”和“炀”在杨广身上都有明显体现，他就是这么一个矛盾的集合体。只是其一生行事过于丰富多彩，性格极尽复杂而又充满矛盾，绝非一个谥号所能涵盖。而在中国数千年历史上，又没有一个皇帝同时拥有两个截然相反谥号的先例。所以，隋朝洛阳留守政府和唐政府，一个作为隋朝国祚的传承者，一个作为大隋王朝的埋葬者，分别站在颂扬杨广一生政绩、作为和汲取其亡国破家教训的立场上，在给他选定谥号时就只好各取所需了。纵观杨广一生，尤其是他当皇帝的十四年间，上述两方面体现都十分明显，也就不存在如何取其主要方面的问题。在评价杨广这个人物时，将“明”和“炀”结合起来才是全面和完整的，否则两者取其一，都有片面美化或丑化之嫌，当然也就不甚可取。

那么，杨广在死后的一千四百年中，为何被普遍以负面的“隋炀帝”相称呢？

这其实涉及对杨广评价的历史变迁问题。在杨广被杀之后，隋朝洛阳留守政府只是昙花一现，只坚持了四个月，就被王世充发动政变而架空了。次年（619年）四月，王世充又进一步篡隋自立，国号郑。郑是一个短命政权，其控制范围仅限于洛阳及周边一带，于621年五月被唐军所灭。此后，唐朝相继消灭群雄，重新统一中国。十余年后，唐编纂完成了记载隋朝38年历史的《隋书》。在其中，杨广被有预谋地冠以“隋炀帝”之称，而且被刻画成一个典型的暴君形象。

郑灭亡时，“隋明帝”称号尚未被广泛接受，而《隋书》编成之后，当然更不会再有人肯为它续命，也只能任其湮没无闻了。相反，杨广的“隋炀帝”称号和暴君形象，则由《隋书》起步，后来又经过《北史》《资治通鉴》《隋史遗文》《开河记》《隋唐演义》《说唐演义》等正史典籍和演义小说重加渲染，流传后世一千四百年，日渐深入人心。

其实，《隋书》对杨广的抹黑还只算是初级“黑”，《北史》中关于隋朝的部分几乎全部照搬《隋书》，影响也不大。真正对抹黑杨广推波助澜的，其实是司马光的《资治通鉴》。

《资治通鉴》与《史记》合成“史学双壁”，其作者司马光与司马迁也合称“史学两司马”，《通鉴》的整体水准应该是相当高的。但它整体的高质量毕竟掩盖不了某些章节上的瑕疵。尤其是司马光写作《资治通鉴》所秉持的目标是“鉴于往事，有资于治道”（宋神宗语），是利用历史来劝鉴后世帝王的。而杨广恰恰是亡国之君，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典型反面教材。于是，司马光就对这段历史（尤其是关于杨广本人的）进行了刻意歪曲。

从此，正史对杨广的抹黑，就从《隋书》《北史》的初级“黑”，升级到了《资治通鉴》的高级“黑”。

当然，《资治通鉴》毕竟是正史，即便司马光有意歪曲一些人物或事件，也还保持史学家的严谨、真实精神，并不敢凭空捏造，随意杜撰。但到再后来的《隋史遗文》《开河记》《隋唐演义》《说唐全传》等，因为作为文学作品，可以进行艺术性的夸张、虚构，杨广的形象便进一步由高级“黑”，变成了超级“黑”。

当然，抹黑之路并非毫无止境。自20世纪以来，人们对杨广又开始了一个“漂白”的过程。对杨广的认识和评价开始出现了新的转向，人们力图纠正传统正史、小说、传闻等施加给杨广的污蔑和不实之词，将其还原为一个血肉丰满、性格复

杂的历史形象。这不仅在历史学界，而且在文学小说、影视创作等领域，甚至在普通大众之中，都是一个显而易见的趋势。

与此同时，对杨广的评价也五花八门、蔚为大观：有的人将其认定为成就卓著的千古一帝，有的人则认为他是劳民伤财、荒淫无度的独夫暴君，还有的同情其缔造千秋伟业的抱负和雄心，而哀叹其作为亡国之君的悲惨下场。诸如此类，不一而足。

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上，可能再没有其他任何一位皇帝处于这种尴尬的局面：既在短暂的执政生涯中取得辉煌成就，最终又因这些成就国破家亡，而且在一千四百年后仍不能被盖棺定论。这可能正是作者对杨广这个人物怀有浓厚兴趣的一个原因。

中华民族创造了悠久而灿烂的文明，同时对自己的历史充满了热爱和敬意，尤其注重从中总结经验教训，以史为镜，反照自身，以明得失。当然，历史的解读和价值都是多维度的，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。本书的主角杨广，一生事迹极尽丰富。相信各位读者在本书中，也会有自己的独特见解和收获。

目 录



第一章 夺 宫

- 我梦江南好 / 1
- 混一江表 / 7
- 十年潜伏 / 9
- 夺宫之计 / 13
- 东宫易主 / 15
- 仁寿宫悲歌 / 18
- 汉王之乱 / 21
- 实至名归 / 24

第二章 兴 作

- 建都之争 / 28
- 东都的辉煌 / 31
- 成也运河，败也运河 / 36
- 被遗忘的《大业律》 / 40

第三章 突 厥

- 突厥汗国的崛起 / 48
- 突厥汗国的分裂和衰败 / 50
- 降服启民 / 53
- 重开丝路 / 58
- 隋朝的鼎盛 / 60
- 离间西突厥 / 64
- 收复处罗 / 68

第四章 辽 东

- 举国动员 / 72
- 混乱的东北亚 / 75
- 民变初起 / 79
- 百万大军渡辽河 / 83
- 战事陷入僵局 / 86

孤军深入 / 89

陆军的溃败 / 91

海军战况 / 93

第五章 叛 乱

卷土重来 / 98

不立战功誓不还 / 100

杨玄感的野心 / 103

洛阳攻坚战 / 106

功亏一篑 / 109

叛军西进 / 112

处决叛乱分子 / 115

天下大乱 / 117

第六章 逐 鹿

消除隐患 / 121

第三次远征 / 124

雁门之围 / 126

李密落草瓦岗寨 / 130

最后的江都之旅 / 134

瓦岗军崛起 / 137

瓦岗军威震中原 / 140

第七章 倾 覆

坐以待毙 / 145

李渊反隋 / 148

路线之争 / 150

西进的尝试 / 153

宇文智及的阴谋 / 156

杨广之死 / 159

李渊攻占长安 / 162

瓦岗军兵败归唐 / 164

后记：隋朝灭亡的五个维度

杨广的性格缺陷 / 171

杨氏家族的内讧 / 175

关陇集团核心家族的争斗 / 178

放弃关中本位政策 / 181

地方叛乱势力的打击 / 184

附 录 / 188

第一章 夺 宫

“若所谋事果，自可为皇太子。如其不谐，亦须据淮海，复梁、陈之旧。”

我梦江南好

等这倒霉的旅程一结束，可怜的隋炀帝就只剩十八个月可活了。谁也不曾预料，有朝一日，他的牙齿将从墓中挖出，摆进展览馆中。^①

大业十二年（616年）秋，48岁的杨广身在洛阳，与大臣们就最后一次江都之旅爆发了严重分歧。因为事隔久远，他基于何种考虑要故地重游，几乎已没人能说得清了。但大臣们还依稀记得，那时的局势很不乐观，举国上下狼烟四起。名目繁杂的叛军多如星火，各自占山为王，相互攻伐不已，河北、山东等地的盗匪尤为猖獗。在河北，匪盗头目张金称率军攻陷平恩县后，只一个早上就杀了一万多人。之后，武安、巨鹿、清河等县也相继失陷了。太原附近，潘长文将军的部队也在与敌交锋。对方据称有十万兵马，由一个名叫甄翟儿的头目任统帅。官军在力

^① 杨广被杀后，初殁于江都宫流珠堂，后改葬吴公台下，唐平江南后，以帝礼改葬雷塘。2013年4月，扬州市邗江区一处房地产项目施工时发现了两座古墓，墓主分别是杨广和萧皇后。杨广墓中出土了两颗牙齿。





战之后被击溃了，潘将军当场阵亡。

国家一有动乱，朝廷就往南跑。三百年来，这已成了惯例。皇帝被叛军吓怕了，他的精神也不好。

杨广此次南游是否真被叛军所逼，谁也没有确定把握。不过，说他精神欠佳倒是属实。以前，他似乎有着用不完的旺盛精力，对许多新奇事物充满了兴趣。他时常带领满朝文武和几十万士兵，在东起辽东、西至青海、北抵大漠的广袤地域内奔波，乐此不疲。但自第一次远征高句丽失败后，他很不幸地患上了失眠多梦症，夜晚时常被噩梦惊醒，有时得由几个宫女摇抚着，才能安睡。后来为各地的叛军所扰，他的精神状况更不如前了。

不久前，东都大业殿发生了一次火灾，杨广当时精神恍惚，竟以为是盗匪闯入，吓得惊慌失措，连滚带爬躲进了草丛，直到火被扑灭才现身。还有一次，两只形貌似雕的大鸟于夜间飞入殿内，直至黎明方才飞走。史官们对此惊诧不已，谨慎地将其载入史册，而他却心不在焉，丝毫未予关注。

其实，大臣们对此次南游争议颇大，连杨广本人也疑虑重重，犹豫不定。年近八十岁的苏威时任纳言，兼开府仪同三司，就是一名坚定的反对者。早在来东都之前，他就曾小心翼翼地提醒皇帝：

“如今盗匪不息，士卒疲惫，陛下应速返西京，巩固根本啊。”

“嗯，你的意见很好。”杨广回答道。

另一位宰相右卫大将军宇文述见他语气不够坚定，随之提出了变通意见：

“随驾官员的家属多在东都，陛下不如先顺道过洛阳，再由潼关入西京。”

“好，朕会采纳的。”

于是，杨广没有带领众臣返回西京，而是先转道去了东都。那里本来有供他巡游江都的龙舟，但前不久已毁于战乱。杨广在了解情况后赶紧颁布了一道诏令，令江都通守王世充再造几千艘，并要求新船的规格比以前更大一些。



在新龙舟造好之前，杨广一步都没有离开东都，连元旦也是在那里过的。当时全国有近二百个郡，按照惯例，每逢元旦各郡都该派朝集使前来，给皇帝进献方物。但这次，竟有二十几个朝集使未到。杨广据此推断，全国的叛乱已经相当严重，以至于阻断了他们的进贡之路。南游前夕，他专就此事向大臣们咨询。

“叛军正在减少。”宇文述毫不犹豫地答道。

“比过去少多少？”

“不到以前十分之一。”

宇文述明显是在说谎，然而不出预料，却能很好地迎合圣意。他在官场摸爬滚打了几十年，在何种情形下揣摩皇帝喜欢听哪些话，早已是轻车熟路。在盗匪问题上，他很清楚，杨广宁愿自欺欺人相信眼下局势依然大好，也不愿接受残酷的现实，所以他便在皇帝面前竭力掩盖问题的严重性。但这次，杨广对他的回答竟未置可否，也没有继续追问下去。他转眼看见苏威躲在后面，也问他相同的问题，得到的回答却是：

“我不主管此事，所以不得而知，只是，盗匪已日益迫近。”

苏威也熟知杨广的脾性，而且有时他曲意逢迎的本事比宇文述更为出众。但眼下他却一反常态，冒着极大的风险想让皇帝了解真相，直面现实，而不是继续陶醉于自己编织的美梦之中。

“何出此言呢？”杨广表示不解。

“盗匪以前在长白山，现在已抵达汜水……”说到这里，苏威突然将话锋一转，又继续说道，“皇上违背诺言，继续征兵不止，盗贼怎么能平息呢？”

苏威所称杨广违背诺言，是指几个月前他曾承诺要让士兵们休养生息，不再劳民伤财，对远在辽东的高句丽枉动干戈。但这是他被强大的突厥人重重包围、身陷绝境时的违心话，是用来招揽军心、鼓舞士气的，对他本人当然没有约束力。实际上，杨广后来果断食言了，一旦脱险，立马就下令征调数万士兵，在毗陵郡大肆兴建离宫。新宫苑共有十六所，占地十六里多，奢华程度远远超过东都。会稽郡本来也有类似的建设规划，只因眼下叛军猖狂，还没来得及落实。



这次苏威显然忤逆了圣意，致使君臣话不投机，草草结束了谈话，也使两人的关系蒙上了一层厚厚的阴影。尽管如此，苏威仍然不以为意。不久碰上杨广生日，文武百官按例都去献礼庆贺，送的多是珍玩宝器等物。唯有苏威匠心独运，很恭敬地献上了一部先贤治国经验、教训的汇编——《尚书》。很明显，他想借此劝皇帝警醒。

但很不幸，苏威这次努力最终还是徒劳。不久前，他还被杨广亲口赞誉为“国之宝器”，这次是真真切切将自己与皇帝的关系搞僵了。而且，此举还给政敌提供了借题发挥的良机。事后，有人暗中对杨广进言称：

“《尚书》中有一篇是‘五子之歌’。苏威进献此书，其意甚是不逊。”

“五子之歌”记述的是夏王太康失国后五位公子悲歌哀悼之事。苏威这次虽然用心良苦，但不但没能使杨广警醒，反而使自己陷于十分不利的处境之中。本来事态发展至此，已经对他非常不利了，但不久之后，当再被杨广问到远征高句丽之事时，他还是毫不犹豫地回答道：

“陛下不用再征兵了，只需赦免各地的盗匪，便足有几十万人。他们因为遇赦而高兴，定会竞相立功。”

这又是一番暗讽之语。但杨广竟未听出其中的弦外之音，也或许是他因心虚而刻意自我掩饰，只是轻描淡写地回了一句：

“朕御驾亲征都无功而返，靠这些鼠辈，又怎能济事？”

时任御史大夫的裴蕴，也是苏威的政敌，而且在朝中的地位与他不相上下。他当时敏锐察觉到了杨广的不悦之意，一等苏威离开，便乘机上前进言道：

“苏威真是太不恭敬了。天下哪有这么多盗贼？”

“这老家伙奸佞至极，竟敢拿盗匪吓唬我。朕暂且忍耐一下，日后一定要打他嘴巴。”杨广很不高兴地回答道。

乖巧的裴蕴领会了圣意。几天后，他授意河南人张行本上奏，称苏威曾在朝中滥授官职，而且在与突厥人作战时出于畏惧，曾要求返回京师。张行本的奏疏被如期传到了杨广手中，引起了他的极大关注。结果，一石激起千层浪。苏威的仕途就此被彻底葬送了。

接下来，按照皇帝的旨意，苏威接受了一套严格的司法审查手续，镇压叛军和皇帝的行程问题都被暂搁一旁。审查的结果是，苏威遭指控的罪名成立，他因此被剥夺了官爵，革职为民。但事情并未就此了结，而在继续发酵。后来有人又补充了一条：

“他还曾勾结突厥，图谋不轨。”

更糟糕的是，此案因是裴蕴主审，新的指控使苏威罪加一等，变成了死刑。很多年后，他的儿子苏亶又重温了父亲因言获罪时的情景：老人伤感不已，却无力为自己申辩，只是一个劲地伏地叩头，悲伤地说道：

“臣侍奉先帝和陛下三十余年，精诚所至，不能感动皇上，真是罪该万死！”

在远征高句丽、镇压叛军和皇帝行程等问题上，苏威虽屡屡忤逆圣意，但杨广心知他一心为国，并非有意诽谤朝政，只是其政敌想趁机落井下石，置他于死地。眼看着苏威为朝廷效力大半辈子，如今年事已高，却落得如此悲惨境地。想到这里，杨广也有些于心不忍。最后，他还是心软了：

“朕怎么忍心杀他呢？”

于是，苏威有幸捡回了一条命。但他毕竟失去了权力，不仅祖孙三代被革职，连之前返回西京的主张也被否决了。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，苏威西返长安主张被否决对朝廷产生的影响，较之他一家失势免官要严重得多。

不久，江都新造的龙舟已经竣工，被送到东都后，又勾起了杨广的南游之意。或者更确切地说，龙舟本就是他为此次南游而造的。当然，这些细枝末节是无关紧要的。比较关键的一点是，宇文述对杨广察言观色，从中揣摩了圣意，不断劝他南游，从而使其他大臣的反对声音湮没无闻。

当时，尽管苏威已经被剥夺了发言权，但反对皇帝南游的声音仍然不绝于耳，百官之中主张西返长安的仍大有人在。右卫大将军赵才就是其中一员，他甚至比苏威更固执己见：





“如今百姓疲劳，国库亏空，盗贼蜂起，希望陛下返还京师，安抚百姓。”

杨广闻言勃然大怒，立马将赵才交给司吏处治，十天之后才予以释放。但其他人就没有这般好运了。建节尉任宗上书劝谏，当天就被打死了在朝堂上；崔仁象则在问斩前先被卸掉了下巴；还有两人在途中上书，也照样难免一死。经过这一番闹腾之后，尽管还有人心怀异议，但都缄口不语了。

贞观十三年，唐帝李世民与魏征谈及此事时，仍然感慨良多。作为那场动乱的亲历者，李世民的看法与苏威、赵才等人出奇一致，也认为当时杨广应该留在关中。甚至对于他们返回西京之后隋朝的前景，他比苏威、赵才等人更加乐观，认为它根本不会走向覆灭：

“隋炀帝承文帝余业，海内殷阜，若能常处关中，岂有倾败？^①”。

很多年后，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更是直言不讳：

“隋炀帝远游江左，所以卒丧家邦；唐高祖速据关中，所以独成帝业。”^②

但问题是，杨广当时已经心灰意冷，对拯救王朝失去了信心，根本就不会采纳他们的建议。

杨广决议要起驾南游之时，东都除了满朝的文武官员，还有为数众多的宫嫔侍女。她们大多无法随行，都在哭哭啼啼。皇帝此去江都，实际即意味着抛弃两京，以后恐怕就再难得一见了。

杨广当然明白她们的心思，但哪里顾得上呢！他的心境必定满是悲凉与无奈。最后，他还是义无反顾地启程了。只是在临行之际，他仍旧强颜欢笑，留下了那首即兴而发的离别诗：

我梦江南好，征辽亦枉然。
但留颜色在，离别只今年。

① 吴兢：《贞观政要》，第10卷。

② 陈寅恪：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》：中篇《政治革命及党派分野》。